

混血女郎

作者：〔美〕杰克·希金森著

译者：徐 毅

华艺出版社

混血女郎



作者：杰克·希金森著

译者：徐敏

· 华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友政
封面设计：赵 齐
版面设计：李 军

书名：混血女郎
作者：〔美〕杰克·希金森 著
译者：徐 敏
出版：华艺出版社
发行：华艺出版社
印刷：河北省蠡县印刷厂

1988年10月第一版 开本 787×1092 1/32
1988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6.625
印数 1—30000册 字数 180千

书号：7—80039—128—5/I·64
定价：2.00 元

《混血女郎》内容简介

混血女郎嘉蓓莉凭着自己美丽迷人性感的姿色常出入于上流社会男人的世界，然而，随着英阿马岛战争的爆发，使她幸运地走出了这个污秽淫逸的世界。

为了国家的利益，她不得已背弃自己的前夫英军少校威利尔，用尽色象去勾引阿空军上校蒙提拉，但出人意料地，嘉蓓莉却被英俊潇洒，风度绰约的蒙提拉深深的迷住了，她在炽烈的欲火中痛苦地煎熬着……她完全失去了在错网交织的谍海中应有的职责，而只能以一个真正的性感女性周旋在她倾心爱恋的两个男人之间……

主要人物表

费格森准将 (Brigadier Ferguson)

——英国军情局四组首脑。为达目的而无所不用的老狐狸。

哈利·福克斯 (Harry Fox)

——费格森的保镖兼司机。

汤尼·威利尔 (Tony Villiers)

——英国特种空降营少校。费格森麾下的首席情报特派员。

哈维·杰克森 (Harvey Jackson)

——英国特种空降营上士。威利尔的生死之交。

洛尔·蒙提拉 (Raul Wontera)

——阿根廷空军上校。作战英雄。

嘉蓓莉·勒格朗 (Gabrielle Legrand)

——金发美女。英法混血儿。威利尔的前妻。

菲力克·童诺 (Felix Donner)

——英国富商。

斯塔维洛 (Starvrou)

——中亚细亚混血。童诺的随从兼保镖。

贝罗夫上校 (Col. Belov)

——苏联驻巴黎使馆商务参事。

加西雅少校 (Major Garcia)

——阿根廷驻巴黎武官。

汪达 (Wanda)

——童诺在黑街上找来的小妍妇。

1

黄色电信维修车转过街角时，“格罗斯维诺广场”正静静罩在一片雨里，没见到其它什么车辆，凌晨三点，再加上这种天气，实在也难怪。

哈维·杰克森把车速放慢，湿漉漉的手真有点抓不住方向盘。近四十岁年纪的大个子，身上套了件黄色塑胶雨衣，头发又黑又长的配上一张很少笑的农夫脸，高颧骨上方，那双眼睛相当阴冷。

雨大到雨刷根本难以应付的程度。他把车子打到路边，顺手由仪表板上拿过一包香烟，点着，再将车窗摇下，朝马路对面那道上方布有铁刺网花园围墙瞧过去，那儿正是“白金汉宫”的后花园。

他用指关节反叩了一下身后隔板，威利尔的那张脸，就从拉开的小隔板窗孔朝外探。“怎么样？”

“到啦。准备好了吗？”

“过两分钟。先把车停到位置上再说。”

小门一关，杰克森就将车子开离路边。

后车厢里全摆满了电话工程师该用到的家伙，有根日光灯管，把车内照的透亮。威利尔在车身晃动前驶时，用力撑

住工作椅，仔细把迷彩膏往脸上抹，随时打量工作盒中的那面小镜看化装成绩。

他年纪大概有个三十出头，中等身高，宽肩膀。眼睛漆黑分明，却毫无表情可言。鼻梁看得出曾经断过。头发又黑又卷直披到肩膀。配上那套有很多口袋的黑色跳伞衣，外加脚上那双法式伞兵靴，一望就知绝非善与之辈的好惹人物。

然而，他神色之中，却又夹着一股无可名状的倦意凄苦，脸上的神态显出对世局与世人的淡漠，而又玩世不恭的德性。

他将黑毛线帽套上头，直拉到眼皮上方为止，车子打大弯横过马路，蹦上人行道直逼围墙的当儿，他探手紧扣座椅稳住身子。

长板凳上小提箱旁边，放了一管史密兹／威森的超大型左轮，枪管上旋了一根卡斯威尔厂出品的消音器。他捞起手枪，塞进右腿上的某个口袋之后，又把小提箱打开，拿出一张大黑白照片。那是一张昨天下午用长镜头照的相片，拍摄的正是“白金汉宫”的侧门出入口——“大使进口”。照片里可以看到墙上靠了几张工人梯，正好搭到迴廊的正下方。更重要的是，楼顶屋檐平台上方，有好几扇窗子是半开半闭的。

威利尔端详完照片，就把它放回去，顺手又打开隔板小窗。“廿五分钟，哈维。假如我没回来，就他妈的尽快溜掉。”

“用不着交代了，这种鬼天气的晚上还会出什么岔，”杰克森说。只等你把事情一了，咱们就收工回家啦。”

威利尔关上小窗，直起腰杆把车顶天窗打了开来，一使

劲把自己撑出车箱后，将天窗盖顺手盖好，然后整个人就蹲在大雨滂沱的车顶上。围墙只距他一两码。他轻松地越过铁丝网，伸手逮到一根粗树枝，顺着它往园子里吊过去，然后松手堕入下方的漆黑之中。

负责皇宫后花园附近安全的警员，那天凌晨的确对自己干的行业很不乐，淋得浑身湿透的身子，悲愤的踱到一棵大树下想躲躲雨的时候，他手上牵的那条警犬，却突然间猜猜不安起来。

“怎么回事啊，雷克斯”？他马上吃惊警觉的向狗问话，同时就把狗链一松。“搜，去搜搜看！”

警犬闷声不响地朝前钻过来时，躲在廿、卅码之外一棵树干后面的威利尔，早在那条狗猜猜低吼之际，就知大事不妙，马上就由伞兵服某个口袋里，掏出一罐迷魂瓦斯严阵以待。受过偷袭训练的警犬，朝他扑上来时，他那只早就提防这种局面，衬有厚隔垫的左臂，紧跟着恰到好处的往前上方一扬、一架。警犬的锐牙马上就凶猛的咬死了棉垫，威利尔右手上的瓦斯喷罐适时迎上。朝狗的头一喷。那条狠畜牲就一声也没吭的猛然间一软，倒到地上不动了。

过了一会儿，警卫才小心翼翼的掩近。“雷克斯，你在那里……？”

只见威利尔的一只手一抬，朝警员后颈劈落，警卫紧跟着一声闷吭就往地上倒。威利尔把警卫嘴里塞上东西，双手用对方的手铐铐死，两脚绑牢，由警卫上衣口袋里抓出那具对讲机，放进他伞兵衣的某个口袋之后，才低着上身窜过黑暗的花园，朝皇宫后方奔去。

哈维·杰克森这时也没闲着。他闪出小贷卡，打开后车

门，探手从车里拿出几个探钩，然后弯下身子，把脚下的那个电话地下电缆的入孔铁盖，用钩子扳开来搁到旁边。他再由车上拿出一条延长线接好的检视灯，把它吊到入孔里去，再从车子里搬出一块红色警告标志牌：**工务中！危险！**外加几面帆布遮板和一个雨蓬。等这些全安顿就绪之后，他就由入孔爬下去，打开其中一个检查盒，露出大堆五颜六色的电话线缆和开关，然后身子往后一靠，开始等。

五分钟不到，等他听见一辆车子开近的声音，就站起来爬出入孔往外瞧，正好看到一辆警车到达路边，里面的警员半身朝车窗外靠出来，朝他龇牙咧嘴一笑。

“那行不好干——干你这行。大概是你作孽太多吧，才会有如此下场。”警员向他打趣。

“你还不是不一样，”杰克森回敬他一句。

“但愿你能捞到加班费，大半夜这种鬼天气。”

“可不是吗！”

警员又笑嘻嘻的奚落他，“小心点。如果雨再这么继续下，到吃早饭的时候，你大概就要在那个洞洞里游泳啦！”

他丢完话就开车走了，杰克森二话不说的重新爬下去坐好，顺手又点了根烟，边抽边轻轻吹着口哨，一方面揣测到底威利尔进行的怎么样了。

威利尔呢，那时候正好也发现那儿张工人梯子还靠在阳台回廊下方，所以他就毫不费力的爬上去，由其中一扇半开的窗子钻进一间小办公室，然后再小心打开门，溜进黑不隆咚的走廊。

“皇室公寓”是在皇宫的另一侧，由于他事先已经把皇宫的平面图弄得滚瓜烂熟，所以在钻进钻出有如迷宫般的走

廊回廊时，根本毫无耽误，再加上凌晨大清早的时刻，正好跟他打算的一样，半个人也没见到。五分钟之后，他就已经闪到一条走廊的尽头，那里就是通到皇室起居宫闱的关口。

“女皇”住的公寓就在数码之外——饭厅通往起居室，再过去就是卧房，他了如指掌。转过远远的那个拐角，是皇家御犬的专用卧房。对面仆人房的门口，坐着一名正在看小说的警察。

威利尔在暗中仔细打量了警员好一会儿，然后才轻悄悄的退回走廊，由口袋中掏出那具警用对话机，手指一按4号钮的频道，等了一会儿。

一阵电子叽嘎声之后，就听到有个声音传出来。“我是琼斯。”

威利尔就用很斯文的语调搭腔，“安全室。画廊的警铃似乎又有毛病了。我们一直收到断断续续的讯号。能否请你马上去检查一下？”

“好的，”琼斯回答。

威利尔重新闪回拐角往外偷看时，正好瞧见刚才的那名值夜警员，沿着走廊往另一方向走开。他马上闪到女皇的大门口，定了定神，再猛的长吸一口气，就把房门一开。

女皇伊莉莎白二世陛下，这时正手捧书本，舒舒服服坐在她起居室的壁炉旁看书。虽然才不过午夜刚过，可是凌晨大清早，她却穿戴打扮得很庄严肃穆，头发梳得光鲜整齐，上身穿了件淡蓝色的毛衣，下半身套了件呢织裙，脖子上还可以看到挂了珠链。门打开时所发出的轻响，令她随之把头抬了起来。威利尔跨入房间之后，马上把门一关。

一身夜行伞兵黑制服，黑毛线帽，黑脸，只有眼珠翻白

的不速之客，看上去的确有点不怀好意、来势汹汹。经过一刹那的死寂之后，他才把低戴的黑帽套拉高。

“啊，威利尔少校，”女皇说道。“困难吗？”

“恐怕没什么难，陛下。”

女皇一听，顿时不由眉头微微一皱。“喔？我明白了。好吧，我们还是尽快把事情弄好吧。我看——你大概时间也很有限吧？”

“很有限，陛下。”

她伸手拿起一份报纸。“昨晚的标准晚报。成吗？”

“我想可以，陛下。”

威利尔说完，就从跳伞服的某个口袋里，掏出一具“拍立得”相机，然后人向前移近，单膝跪。女皇手拿着那份晚报，只见灯光一闪他就拍了张女皇手拿晚报的快照，接着相机发出一阵轻轻滚送的微响，就由送片口吐出了相纸。他移近壁炉，把相纸凑近炉火上方烤了一下，女皇陛下的脸就开始浮现了。

“很棒，陛下。”他把相片呈阅过去。

“好，那你就趁早走吧。别费神了——功亏一篑的到这时才被逮住。那就白忙了。”

威利尔重新拉下黑帽套，朝女皇陛下微微躬身致敬之后，就闪出去把门关上走了。女皇坐了一会儿有点拿捏不定的想了想，不晓得该不该重新上床睡觉。雨势仍然很大的敲击着窗子。她打了个冷颤之下，把书重新拿起来看。

十分钟之后，汤尼·威利尔像个黑幽灵般的翻过围墙，落到小卡车的车顶上。

“走吧，哈维，”他趁打开天窗盖坠进车厢之前，朝下

方低吼了一句。

杰克森晃眼之间已经钻出入孔，把车门一开，陆续把帆布遮板、雨篷、警告号志牌、检视灯收进车厢，再把门一关。威利尔听到入孔盖沉重落回孔洞的闷声，然后又听到脚步踱向车前方的蹀躞声。

他把罩住头脸的帽套扯掉，拿出一罐卸装膏开始清脸。才一会儿不到，车子就开走了。

在一九七二年时，国际恐怖主义已经猖獗蔓延到无法无天的地步，专门负责不列颠大英帝国内安全的DI 5，也就是“不列颠秘情局”，它的局长就在局内开辟出一个名为“四组”的机构，直接向首相负责，专司国内一切诸如恐怖、颠覆的案件。

当年走马上任，主持该组的海军准将查尔斯·弗格森，目前仍然当权，老家伙是个表面忠厚、块头硕大的汉子，好像总穿了一套比实际身材大了一号的约不啦叽西装。他身上唯一看得出是当兵的玩意，就是那条海军的制式领带。一头乱灰发，凑上副双下巴，使他看起来有点象在大学混饭吃的小教授。

这会儿，他正身穿海军将领惯穿的那套大衣，把衣领翻得高高的坐在车子里御寒。“奔特雷”牌的轿车，停在“伊顿广场”边上，距皇宫没多远，轿车里的另外一名乘客，就是他的司机，哈利·福克斯，廿九岁的年轻驾驶，三年前还是皇家海军的一名上尉。那只戴了只皮手套的左手，实际上是只假手，真的手已经在某次到北爱尔兰首府贝市出差时，被炸掉了。

哈利从热水瓶里倒了两杯茶，把塑料杯子递给准将大人

时，顺口提了一句。“我不知道他进行得怎么样了？”

“你是指我们的汤尼老弟吗？”费格森搭腔道。“哎呀，那还不简单，反正相当俐落就是了，他一向如此的。从来不会让任何事碍住他的，你懂吗？他在读伊顿学院时，手脚就俐落得很了。”

“可是不管怎么讲，长官，假如他这次被逮到了的话，那可就会弄得臭气冲天了，到时候脸面可好不到哪去咧。

“你未免太过虑了，哈利，”弗格森说。“这档子事嘛，绝不会比那边那两个人，出门干活，拎错了工具箱还要更糟啊。”他下巴一送，朝广场上停的一辆黄色电信修护车努了努，只见车子旁边放了几块帆布遮板，绕住一个地下电缆修护检修入孔，有两个身穿黄雨衣的人，正冒着雨在忙上忙下。“瞧瞧那两个可怜兮兮的兔鬼子，赚这种辛苦钱，一大清早还得摸黑冒着倾盆大雨钻狗洞。唉——”

一辆深色的福特“千里马，这时也正好开到他们旁边，后座上坐了个人。车子打到隔道砖边上煞住，穿了件深色风雨衣，头戴了顶软呢帽的大块头，就由福特车后座跨出，朝他们走上来，把后座车门一拉，闪身钻进一坐。

“啊哈，探长，”弗格森打招呼。“哈利，这位是苏格兰警场方面派出来当观察员的长官，特警署的探长卡维。我说——探长——你可得当心喏——”弗格森边说着，已经替来客倒了杯热红茶。“古时候，凡是带来坏消息的信差，通常都是问斩的喔。”

“混蛋，”卡维骂了他一句。“他怎么可能办得到——我是指你手下的那个人——你也该知道才对。他凭什么本领可以混进去？”

“我毫无概念，”弗格森告诉他。我从来不问手下行事的方法的，探长，只问结果。”

“等一下，长官，”坐在驾驶座的福克斯这时突然开腔。“我看咱们有伴儿了！”

在广场边上人孔钻出钻进的那两名电器技师，这时先后从人孔里爬出来，而且朝他们这个方向走上来，黄塑料雨衣上滴水滴得厉害。福克斯一看之下，先从前座手套柜里抓出一把“华瑟PPK”手枪，开保险上膛以防万一。

没想到弗格森却说道，“真有两下子，”同时摇下车窗。“早啊，汤尼。早，上士。”

“长官早，”杰克森两腿一并，立正请安，完全出于自动自发行了个军礼。

威利尔弯下腰，把那张女皇陛下的“拍立得”玉照送上去。“还有事吗，长官？”他问。

弗格森一言不发的看完照片，就传给警方大员。卡维一看，全身不由大震，连腰干也吓直了。“天老爷！”

弗格森抓过那张照片，掏出打火机去烧相纸边，才一着，就把它递给了威利尔。“好了，怎么进进出出的也不必提了。还是把不对劲的、最差劲的地方告诉我们吧。”

威利尔手捏住相片等他烧光。“用来示警的电眼光束，正好安置在墙内两呎左右的地方，一跳就跳过去了。至于皇宫本身嘛；整个警报系统看起来陈旧不堪，是老式的，而且根本不露光。要闪进去的话，二流小偷就可以办到了。”说完他就把昨天照的那张长镜头黑白照递进车子。“工人把梯子留下来没搬走，女仆连窗户都没关好——简直荒唐——太小儿科了。”

卡维拉着脸打量照片。威利尔就说“我们暂时告退散个步。让两位研究一下，长官。”

他和杰克森踱到最近的电灯杆下，点烟抽打发时间。卡维望着他，说道，“这个人是谁啊，老天爷？！讲话象骑士俱杰部的人，可是看起来却象个东区流氓混混。”

“实际上他是我们特勤组的一位少校，”弗格森说。

“这么长的头发？我是说——你瞧瞧他那副德性。”

“那是特勤组的特权，不必剪短发。既然要打入黑道或恐怖圈子，一个人的扮相就很重要，探长，如果你想混到爱尔兰首府的码头上，而且兜得转的话，你就得扮得象个后街混混。”

“这个人靠得住吗？”

那当然。而且得过两个勋章了。在阿曼打过左派游击队，获颁过勋章，另一次嘛，则是在北爱尔兰的一次任务，内容不足为外人道。”

卡维忍不住又拿起照片猛瞧。“这实在太糟了！有戏看了。”

“我们会把完整的渗透报告送一份给你的。”

“那还用说。”

卡维下车时，威利尔朝他迎上来，那张脸在街灯的照射下，映得惨白。

“探长，还有件事刚才我没提。你们那位专门负责巡逻格罗斯维诺广场边，以及皇宫后花园的那位巡警，我当时必须把他制服，而且加以五花大绑。您等一下可以在靠近池塘边上的一棵大树下找到他。他被我用自己的手铐铐住，没什么大碍。我刚才顺原路退回来时，还看了他一下。告诉他

我对那条狗很抱歉。”

“你这狗杂种！”卡维咆哮了一句。

他三步并成两步的闪回他那辆“千里马”，砰然关上车门，车子就开走了。

弗格森这时从老远招呼他说，“坐进来吧，汤尼。上士，我猜你大概没问题——可以把那辆电信局的工作车打发掉吧，嗯？我可不管你是从哪儿弄来的。”

“是，长官。”杰克森脚跟一并行礼完，就走过广场去了。

威利尔钻进车子，坐到弗格森的旁边，福克斯上尉就发动车子驶离。弗格森说，“你休假还剩一个礼拜，对吧？”

“差假单上是这么写的。”

弗格森又把车窗摇下来，趁车子绕过“维多利亚女皇纪念碑”时，顺道欣赏了一下皇宫的正面。车子继续顺着大道一路驶下去。

“你最近见到嘉蓓莉吗？”

威利尔冷静的说，“没有。”

“那她是否还住在金斯顿皇宫花园附近的公寓里呢？”

“偶尔吧。那栋我的公寓。她经过安排才会住进去，她自己在巴黎有自己的公寓。”

“你们离婚的事，很让我难过。”

“不必，”威利尔呆板板地说。“这对我们两个都算是最好的了。”

“你当真如此吗？”

“啊嗯，没错。”

弗格森莫名其妙的又打了个冷颤，把大衣领子拎高裹住